

集部

鄖溪集卷十六

宋 鄭獬 撰

論

左氏論

世之說者以左氏為丘明親受經於孔子而作傳自司馬遷劉歆班固莫不以為然豈漢之諸儒見論語有左丘明遂謂之左氏乎以與孔子同時則又以為受經而作傳以予考之蓋左氏者與公羊穀梁相先後而俱出

乎秦漢之世何用明其然耶質之孔子之經而知之也嘗試用聖人之意而問於子孔子之作春秋必據乎國史史之有缺文斷義疑誤而不可考者則將在書之乎削之乎則必曰將在削之云耳嘗以左氏之意而問於子經之有書夏五郭公者是為何辭則必曰左氏無說此乃秦火之後文久而有缺失也又問子其書辛卯君氏卒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者如之何則必曰左氏之解以君氏為聲子也不言其姓以公故也其說陳侯之卒

有二日者以再赴也陳侯疾病而國亂故再赴也然則其說爲何如是則左氏爲妄解矣豈有夫人之卒孔子輒改去其姓而謂之君氏乎豈有一國之君薨而臣子不詳其實而再赴乎然則所書亦必如夏五郭公者容其有缺失也是君氏者必爲誤甲戌之下必當書某事而亡其文也此則左氏獨見秦火之遺文而未嘗見孔子完經完經尚不可及見安在其為丘明而親見孔子受經而作傳者乎左氏如見完經則必不為是解公羊

穀梁亦承其缺文而强爲之辭吾用此乃知左氏與公羊穀梁相先後而出乎秦漢之世矣吾之怪夫春秋之經至簡而其疑缺者已多左氏至繁而反完備豈獨經遭秦火而傳不焚耶秦書之不焚者蓋鮮以此又益知其出於秦漢之世也明矣或曰孔子作春秋必本古史史者春秋所以出也孔子既沒學者以經文簡無古史則不足以見春秋之迹故嘗存古史以備春秋本不以解經也及其後世則學者又旁取列國雜記卜筮詭譎之説

而益附之亦頗爲之解經以其史本出於左氏故總題為左氏云其說亦通然而要之不為丘明親見孔子受經者則决無疑矣公羊氏則曰名高子夏弟子蓋周人也又曰為漢初人也穀梁氏則曰名赤亦子夏弟子周人也又曰名俶秦孝公時人也則左氏者何用獨知其為丘明也耶

用古論

古亦治天下今亦治天下古之民耳目口鼻飢渴飲食

類今民也類則其心亦無以異也何古之能常治而今不能哉是今不用古也今或言古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可用者則必起而咻笑之是未睹古之可用也敢問之雍熙祥符間去今未遠也如以今日之治漸革而可以至雍熙祥符間耶人必曰可又以雍熙祥符間之治少進之可漸而至貞觀間耶人亦必曰可又以貞觀之治醇之以禮樂可漸而至周公文武禹湯堯舜之治耶人亦必曰可是今日之治獨能至雍熙祥符間而

何不可至周公文武禹湯堯舜之治其遺於經者皆可考據非有奇秘之策甚難行之事邈然使後世不可及者也其所治亦皆務便民而已今舉天下之大憂不曰天下財賦之鈌乏吏狄横而不制禮樂弛而政教鈌賢不肖之淆雜無大此數節者矣堯典至簡一事至數句至於命羲和凡百五十餘言趨天時務民耕最所重也其末乃咨鯀以治水舜亦曰棄黎民阻飢汝播時百穀是豈古之不憂天下賦財之鈌乏耶舜命咎陶曰蠻夷

滑夏冦賊姦宄汝作士又命禹曰有苗不共汝往徂征是豈古之不憂夷狄暴横而不制耶五品不遜契為司徒典朕三禮伯夷作秩宗八音克諧夔以典樂是豈古之不憂禮樂弛而政教缺耶堯咨四岳舜五載一廵狩三考黜陟幽明皐陶謨九德是豈古之不憂賢不肖之淆雜耶若是者正與今所大憂者合奚古之不可用也推堯舜而上以至黄帝神農伏羲之世今以為太古荒濶之教然見於易者所務亦非有竒秘之策甚難行之

事使後世之不可及者也在伏羲則曰作書契為網罟在神農則曰為耒耜通貨財在黃帝則曰垂衣裳至於刳木為舟楫服牛乘馬斷木為杵臼為宮室弧矢棺槨茲皆太古之務亦在便民而已至於有巢氏之層巢燧人氏之鑽火亦不出乎便民也故自伏羲而來唐虞夏商周之法今皆行於世而失其迹也世俗止見世之不治則以為無古法遂謂之不可用古古法未甞弊也其所以弊者乃其迹之變也或以謂古有井田今亡井田

古有封建今亡封建古有肉刑今亡肉刑不可謂之有古法曰玆所謂迹之變也井田弊而爲阡陌封建弊而爲郡縣肉刑弊而為笞箠如無古法則今天下當不鑿田不建官吏不繩之以刑獄是三者皆具於世何爲而無古法其不治者乃其迹之弊也善救弊者惟原其古聖人所以求治之意不必襲其迹期至於治而後已及至已至則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也何為而古之不可用耶烏乎一爲層巢天下即歸之號有巢氏一爲

改火天下即歸之號燧人氏一爲網罟天下即歸之號伏羲氏一爲耒耜天下即歸之號神農氏一服軒冕天下即歸之號軒轅氏利於民者民歸之惟以一器一物遂而天下從而君之况能兼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成法乎則歸天下之民無頃耳古之末有法聖人開創之以爲難今聖人已試之法皆完具精白惟其採取而行之耳奚其古之不可用也耶

禮法論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豢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園陵皆有廟漢之於

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荅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則變吾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居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

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宫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宫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衺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髠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天子當扆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

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爲之酒醴牢牲籩豆鼎簋獻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爲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漬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爲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爲之論陷幾何其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操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

而嚮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邊冦一
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絶焉彼之來小不過利
吾之囊篋囷窖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
浮屠之徒徧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
反曲躬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絶吾中國聖
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嚮邊者耶豈莊子
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爲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
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曲禮也宜朝廷

敕聰博辯學之士删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爲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舉士論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以三人之寡而猶足有賢者而可師夫三人尚爾况爲一邑者哉言偃爲武城宰孔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武城小邑也孔子責其賢夫一邑

尚爾況爲一國者哉魏文侯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師之得魏成子樂羊李克屈侯鮒而臣之遂爲顯諸侯夫爲一國尚爾況爲天下者乎故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天下其聖智聰明已不可陞級而望之矣然其吐哺輟沐圖見賢士乃甚於危迫之君若朝夕遂亡其天下者得非其任天下雖重必得賢士而共舉之則其沛然有餘力矣今天下之廣非若三人之寡一邑之小諸侯之國也而尊賢聘士之禮則簡缺不聞間或有

詔書具文而已近之守臣亦頗薦山林之處士而朝廷忽焉如飄風之歷耳或重違大臣之請則其高者乃得一助教次之予數十帛下之寢不報矣此豈致賢之意乎彼且將包蓄閉結幅其股而疾去之漫浪乎曠山荒野之間伏草莽而不出矣今夫一舉進士經生其賜第者動千餘人間有窮老及被兵寇者悉推之恩澤又數百千人大禮之後公卿之子弟親戚臺省之吏胥與夫貴人之奴隸亦數千人大較五歲所得補官者無慮千

人者盡以為才能而當補之乎苟欲例官之也數千人之衆則以例官之一山林之處士則稱銖量黍而差進之乃不得齒吏胥奴隷之末顧得一助教次之與數十帛下之寢不報何其棄薄如此耶今之助教至為賤不數也富民之輸錢則命之醫藥之工出入權貴之門者則命之遂而使處士與之同稱則孰不反唇而歎笑之是朝廷以富民醫藥之工待天下賢士者也彼且授之而未嘗辭處之而自若也彼其以道自任故卑之為助

教又何辱尊之爲宰相又何榮然而不足爲處士之辱而適足爲國家之辱於有道之士又何輕重乎哉夫國家以數千之衆尚例使之從政豈惜一幕官不爲處士地乎唐之聘處士至以拾遺著作郎今易以一幕官蓋亦隘矣而靳靳焉不是爲也或者以處士盜虛名而不果知其實用宜若不可開其漸夫致一士所以致天下之士以一處士盜名遂廢天下士可乎昔周公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

欲言而請畢士者千有餘人於是僅得三人焉周公之所得者止於三人然而三人非獨出於十人三十人乃出乎百人千人之間也如周公不能致千人則是遺百人者矣不能致百人則是遺三十人者矣不能致三十人則是遺其十人者矣是三人者又曷從而出哉又烏足遂定天下哉今進一處士而棄薄之則將何以致千人而取三人者乎惟其將有致焉則宜少厚之而已矣

伯夷論

特立之士有大功於聖之教桀然喬於百世之上者后世皆得而公傳焉司馬氏作史記序七十列傳非公其傳者歟而以伯夷首之善乎司馬氏之為史矣伯夷叔齊力於仁義有激於當世輔聖人之教得其深者也為之傳首豈謬哉孤竹君欲以位其子叔齊叔齊讓於兄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卒不受遂更相讓而俱逃之及武王順天下號義兵以伐紂天下無賢不肖皆曰武王是為恐恐然恐武之不勝獨伯夷排天下之義非之曰父

死不葬謀及干戈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武王不聽遂取商天下既已宗周伯夷恥不食其粟乃餓死嗚呼一國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夷不敢廢父之命甘於逃去天下之讓孰加焉武王既興聖賢皆為之助亦足以樹勲矣而伯夷不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之心非為齊也而為萬世之為國者焉諫君之心非為武也而為萬世之為臣者焉故后世之為國者子奪於父弟奪於兄交挺白刃以爭繼立

者必宿慄挫縮不敢耀芒角以其有伯夷之讓然也后
世之爲臣者幸君之亂以肆姦謀紾君臂而欲其位者
必靦汗驚爆不敢出氣以其有伯夷之仁然也是仁節
者得不謂有大功於聖人之教者歟如天之覆健然其
高也如日月之昭烈然其明也而萬百千世愈高愈明
義風洗然照人毛髮使爭子賊臣畏服之如是顧其功
可較也昔堯既公天下以讓舜而夫子首之於書吳太
伯讓於季歷而還亦首之於世家春秋之說左氏者亦

以隱公能讓而首之於春秋雖然堯大聖也則安敢以擬議以太伯隱公止於一讓後世乃稱之爲至德爲賢君遂以首之於春秋而况伯夷哉雖欲不爲之傳首其亦可得乎噫日之久晝忽開則大明耳之久聵忽震則大驚當伯夷不生天下天下孰知讓國之爲美歟伯夷不死天下孰知伐君之爲非歟伯夷生死之節盡之矣渾渾之俗其不大明而大驚也哉夫子嘗罕言仁而於伯夷曰求仁而得仁哉孟子學夫子者也而稱之曰伯夷聖

人之清又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公望從武王伐紂而親爲之師者也亦曰義人也夫子謂之仁孟子謂之清太公謂之義嗚呼其爲人也果如何哉

武備論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儲戎器戒不虞萃聚也物聚而必有攻齧其間者故畜兵以禦之虞舜之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師以虞舜之世可謂治極矣猶且懼蠻夷寇賊之獷吾民是雖甚治之世不

可以不戒也今通天下之地而守之甞備西北而不爲東南慮豈西北之害大而東南無勁旅強兵環伺羣集而然耶夫蠻獠之變窮閻猾夫之倉猝揭竿而起呼者其警豈下於西北耶而東南之郡縣固無深溝堅城之守勁甲強弩之敵士卒皆飢寒脆弱疾老而未甞識戈矛之倒正雖屯禁兵皆單客浮寄無家室墳墓田疇之爲累聞譟聲則駭然而四走彼何顧藉而爲之用命耶廼者如王倫輩一賊夫耳驅聚數十民趾踉於曠野荒

澤之中而郡縣之吏民恐懼奔避鳥逝而獸伏其尚能有為者則或具醇醪美肉斂民之金帛以遺之如孱國之恭事强諸侯萬一冀其不為暴害耳尚何敢正睨賊輩乎而朝廷乃責其棄城而繩之以法不為之具而責其守豈其理耶凡事之未芽蘖則朝廷恬安而不為意及其猖獗一發乃遽起而為之謀事已則又解而散去非所謂無恃彼之不來而恃我之有待者也故往年儂智高寇嶺南則為之備嶺南又聞其轉入蜀則稍為之

備蜀賊已逃去則亦隨而廢罷此豈爲持久計耶陜西河東河北緣邊之地及廣南之極徼其樓櫓拒敵之固蓄馬募士之方旗甲弓楯之積則或講聞之矣至於江南荆湖京東西兩蜀淮浙閒則未嘗有及之者其郡縣之郛邑則或依荒蘺壞垣谿谷山石以爲之固雖有城塹類皆缺蝕之餘草樹之堙塞狐鼠之穿穴車馬牛羊之踐轢無丈尺之岨而樵兒牧豎之可踰其庫兵則皆塵久不治弓弩弛而不可發劒刀錮於室甲胄䏈屬或

隨擐而裂一日有緩急其尚能守而禦之耶是雖有太公之謀賁育之勇不得有爲矣宜嚴敕守臣稍增葺之城不可卒具當完以歲月不過十餘年則所在有堅城矣課募匠工使盡其巧計其兵之多少而蓄之則又不過數年所在有利兵矣擇長吏以守之責銳士以習之雖有攻鑿乎其間者我有以待之矣或者謂朝廷方講治禮樂文章之具而未暇爲城壘甲兵之謀將損國體而驚動天下之耳目嗚呼玆俗儒之論烏足識大易虞

舜之所戒哉

武侯論

武侯目爲不能兼天下曰遭時然也夫時者雖聖與賢不可以違也聖與賢知時之不可違則亦因之以制變茲武侯之不能兼天下也武侯之得先主最晚於時魏已遷許孫氏已得吴天下之勢判矣故其說先主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若進

取荆益内修政理以待天下之變則霸業可成矣武侯之兆基發策已不能兼有天下者明矣然猶區區矯勵川蜀脆陋之民屢窺秦川者非不知魏與吳之勢猶前日也以不忘先主之顧託不計其死生險易惟義之存示不負漢於天下也故又曰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由是感激今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此臣所以報先帝之職分也於是蜀之土地廣狹不如魏民力衆寡不如魏才傑之多不如魏曹公雖死其遺臣老將尚存也武侯

一出漢中張郃拒之而馬謖先敗再出散關曹真拒之糧盡而還又出斜谷司馬宣王再拒之武侯提孤兵以深入宣王扼其喉而不戰遺之巾幗宣王之不戰計得也武侯之糧屈勢格則將如之何尚何責其將畧非長歟此終不能兼有天下者又已明矣夫以蜀不能取魏猶魏不能取蜀勢然也故雖聖與賢不可以違者時也湯不遭桀不能取夏武王不遭紂不能取商武侯安能獨兼天下乎然則以武侯之才治民治兵足以兼天下

然其遂不能者所遭之時然也哉

鄖溪集卷十七

宋 鄭獬 撰

論

治具論

為治之具有化有教有政有刑如一氣之變萬物隨之以生以死而不見其巧者化也民生之愚不能自反徐而牽之於善道教也開其利害判其曲直一歸之於繩墨者政也猾强不制乃為之斧鑿為之鞭笞以刻轢酷

楚其肌膚支體者刑也是四者天下之民所以仰而為治也是古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盡心也今夫朝廷之出一令建一事天下嘈然聚議其得失而又逆知其後日之行與不是不可謂之能化也天下之民朝而出作暮而入息莽如山林之鳥獸草木一不知其飢飽肥瘠寒燠是不可謂之能教也彊者鬬智者欺天下之猾亂狙詐者百出是不可謂之能政也惟其斧鑿之用鞭笞之罰具於律令者吏習誦而從事焉又未能盡心

也郡縣之吏旦而坐高堂之上民之鬬擊盜賊欺誣殺人者日集於庭或誅或竄或笞遣之其能辨白黒敢推擊束縛胥輩者已出露頭角號為能吏矣至於怯軟貪冗老昏而病疲者則又有所不能焉當免而笞當竄而誅重輕之權或移於子弟猾吏豪民之手善民痻瘂而無所訴用刑之失猶如此又豈暇議政教之美乎夫天下之所寄者内則宰相也外則郡縣長吏也宰相佐天子講治於内而郡縣長吏奉行治於外使天下靡靡而

入於善是宰相與郡縣長吏之職也今長吏之臨治以如是是天下之無化與教與政而獨有刑且未能盡心焉宜朝廷之思所以化之教之政之刑之之本原擇賢長吏而俾致於民焉為治之術亦可謂有具矣

責任論

古之擇人也才其任之也專其持之也久故稱治焉此可為士而不可為大夫此可為大夫而不可為卿為公一眡其能否上下而槩充之昔者舜以伯禹能平水土

故為司空以棄能植百穀故為后稷以臯陶能平刑故為士益能通山澤故為虞伯夷能禮故典禮夔能樂故典樂終舜之世未嘗有二事乃不曰伯夷禹汝復為稷播百穀棄汝復為虞順于草木鳥獸伯夷復典樂以教胄子如此紛紛之更為也武王牧野之戰講兵行師則曰太公望其人也周公不與焉天下既已定周坐明堂起制度則曰周公其人也太公望不與焉周公雖聖人至與學兵之精深固周公有不如周公且有不如況衆

人也耶今求其為師為司空有如周公伯禹者耶求其為稷為士師為秩宗為樂有如契后稷臯陶伯益伯夷夔者耶周公伯禹為大聖人無有也契后稷臯陶伯益夷夔為大賢人亦無有也大聖賢人不世出固不可求然自朝廷文武之公卿及百執事郡縣之廉察牧守下至一命黄綬之吏不知幾百千萬人而盡得其才不才之擇乎至其為大理者果不可移之為太常乎為吏部者果不可移之為禮部乎為莞庫簿書之小吏果不可

移之為牧守公卿乎又能畢其能而任之乎固無有此也用一中人之材或連踐數賢人之職未能領其綱紀文書而已復遷去之甚者纔三歲餘或朞月而罷惟較其資歷之深不考其虗實之效因循頽靡一切為苟且是豈古任人之意耶以周公之聖不敢兼太公望之事以稷契皐陶之賢不敢兼伯夷后夔之職終其身而無二事令無周吕之才而使之盡周吕之事無稷契皐陶之智而使之一稷契皐陶之務又僕僕然亟遷也欲其

磨心出力以濟天下之務難矣夫統羣才而進之者天子也佐天子而議當否者宰相也平其衡銖累而較之此可為士不可為大夫此可為大夫不可為卿為公俾其才不才之用任之以專持之以久專之而無擾也久之而無易也專之無擾則名分定而職業修久之無易則思慮一而政事明夫如是是天下之治可由此而出矣

備亂論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巳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獮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蘖而郡縣之遂令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强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

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虚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以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豎痛埽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强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强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强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强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

室之禍朝而為帝暮而為囚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横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覽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葢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巳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輙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邪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

呼不得聖人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逮弊者邪

漢封論

漢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何以言之高祖初起擾攘之中於時天下惟習知有六國之弊而不知周公五百里之封故其王侯崛起各擅一國包山跨河無復疆畛臧荼得燕魏豹得魏韓王得韓諸田得齊趙歇張耳得趙韓信英布得楚更貪互奪惟恐土地之不廣甲兵之不雄高祖知其勢之不可削也亦欲無盡乎英雄之

用乃手裂而盡付之故其追項羽於固陵期諸侯不至
用留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城以予彭越捐陳以東傅
之海以予韓信乃能致二人而遂克羽當此之時高祖
豈暇議周公五百里之封哉及其已平則宗室子弟類
皆稚孺頑然老壯餘楚代耳且恐後世一日有隙漏則
非强大諸侯無以鎮壓之故又封其同姓各數十城盤
踞天下十分之七其後吕氏果欲為亂而天下堅重卒
不可揺此高祖因用天下之勢而為之封庸何有失哉

然高祖非不知其末有弊也以存漢之計大而諸侯之禍未即發也故其封吳王濞召而相之曰若有反相天下一家慎勿反然而高祖竟封之此其為慮可見矣韓彭輩既已誅夷呂氏又滅則變而通之豈不在文帝乎於時賈誼欲裂其國以分封子弟俾之久而可傳且拉其脊而折之文帝竟不能用拱手而成七國之禍由此磐石遂瓦矣使賈誼之策行則雖有王莽何由為盜哉夫惟高祖善用其勢惟賈誼善識其變然而不能遂救

者文帝也漢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孰謂不然哉

五勝論

五勝之說出於三代之衰乎始於商周建正而用子丑說者由此而推之以周木德商水德引而上之則舜為土堯為火帝嚳為木顓頊為水少昊為金黄帝為土炎帝為火太昊為木至於正朔亦或不同又曰周火德秦水德漢土德從其所勝與前復大逆鄒忌賈誼劉向皆持其說子曰行夏之時蓋斥商周建正之非也書言堯

舜禹為詳而未嘗言改正朔詩春秋言周為備而未嘗言五勝以董仲舒之博學猶曰舜改正朔易服色其餘盡循堯道不知仲舒從何而得之豈其未見古書而出於讖緯乎班固又叙帝世言周遷其樂故易之繫辭有所不言尤為謬戾

漢諸侯王論

鼂錯為漢削諸侯尊王室遂覆其宗忠矣語智則未也幸而漢勝之借吳楚得天下其禍於漢也可勝言哉揚

雄以愚論者不究其成敗多譏雄者故著云漢諸侯王類多覆溢大者以畔誅小者以姦亡累迹而發然漢未嘗爲擇賢師友以剴切誨導成就之也吳楚既滅創艾繩削内外相伺立爲讐賊過若毛氂發爲山丘此谷永所以痛切中山所以增欷也至其惡積禍至則皆歎息悔恨其前之不得爲善思有以洗心革行亡由也故厲王之遷乃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梁王亡亦曰傅相不以仁義教臣也是可哀也觀諸王之所爲桀紂不甚

於此然而無令其獨被惡名宜責漢之不為置賢傅相以誨導之云耳

兩漢論

西漢之亡也天下咨嗟涕泣而思之其雄豪而起者莫不爭趨為劉氏光武因之遂再有天下東漢之亡也民皆解散而背去之烏駭土委為袁氏為曹氏為孫氏劉備僅能竄伏於蠻蜀以一彈丸地自郭力蹶不能爭漢土卒亡焉二漢之亡一起一廢其故何哉亦質乎民而

已矣請言之西漢之初高祖入關除秦苛法如提民於沸湯燎爐之中濯之以清冷之泉於時天下蓋已識漢矣至於文景貽宣用仁恩以結天下迺去肉刑定箠令減口賦三十而稅一假民田賜民爵女子牛酒老者絮帛孤獨鰥寡皆有振給四方有一水旱一災異則又為賦池籞發倉廪除民租下詔遣使以循撫之其所以哺乳涵養之意德澤踰於三代雖元成之間權綱扭為姦倖而亦未嘗有虐政殘民也故其亡也天下咨嗟涕泣

而思之光武所以能一呼而集天命至於東漢則不然惟光武顯肅三世為治和帝之後政奪母氏閹豎遂盛二家之親戚賓客黨類布滿郡國其府第園池之奓侈歌童舞兒車服之玩權貴之貨賂一金之費皆剽奪於民豺狼相付予積百餘年其所以刻剝斵喪之酷則又踰於桀紂民將挾矛操矢而攻之又何思之有故其亡也天下皆解散而背去之此其不復能再興也一起一廢庸非在於民乎故君者所以為養也民者所以為報

也養之深則報之厚養之淺則報之薄凡自三代而來其國之亡有久有速者皆以其養之深淺報之厚薄常相符焉養之深報之厚則其存天下也必久養之淺報之薄則其亡天下也必速漢民之報於漢歴四百年至其殘極而後去之其所以為之報之者亦已盡矣傳曰木之將顛本實先撥西漢之亡本猶在也故再有天下東漢之亡本已撥矣故睽而為三國然不務深養其民而責民之報厚且久乃自書契而來未之聞也

說

天說

柳子厚作天說謂天之元氣陰陽壞則人由之生譬之果蓏癰痔草木之敗逆而蟲生焉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是天與人絶不相預焉嗚乎亦怪辯矣哉劉禹錫又作天論縏枝葉而扶其說是二子者困厄於時謂天不相其道故云耳俾二子而充其欲必不有是言夫天之可以形得者惟其行日月羅星辰蒸風雲躍雷雨陽燠而

生植陰寒而歛殺者耳至其漠然不可窺其隙者是必有命於其人者焉堯舜之際以聖禪聖可謂燦然矣而堯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舜亦以命禹湯武以德桀紂以賊用至仁伐至不仁亦可以無疑矣而湯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孔子伐於宋孟子讒於魯聖賢出非其時宜乎為困矣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曰使予之不遇魯侯者天也此豈聖人造託於天以詐世乎蓋亦有

教存乎其中矣彊梁之臣欲負力而覬非望者苟能自反之必懼曰蓋亦有天之歷數云耳昏慢之君將肆欲乎天下苟能自反之必戒曰天儻或命有德者代予云耳趨進之士皇皇而無所合苟能自反之必安曰予之不遇乃天處之云耳然而其命之者不可以有窺也其道至大以簡非如君上之有爵賞刑罰也非如父兄師友之撫憐而告語之也今欲以一痛疾一呻呼而覬天之渠渠然仁且哀之既不為動遂舉謂天不與人相預

設天果能聽之則天下之人號呶狂走將挾其長短曲
直以辯訟於天則天之擾擾固多事矣其將竭蹷奔趨
應對之不暇尚何有高遠而不測者邪孔子曰道之將
行也歟命也道之不行也歟命也由周公而上聖賢得
其用者蓋亦天云耳由孔子而下聖賢不得其用者蓋
亦天云耳是聖賢之進退迺不在天與故君子者勉而
學問修而忠信領天下之正道居幽屈而不疚以待夫
天命者焉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居易以俟命然

則不修而務信天者非也修而務不信天者亦非也修之者在我也貴之賤之在天也不修而務信天則怠修而務不信天則妄怠與妄君子不由也今二子外其天事而一推之人則達者必矜其才智厲其吻齒力排而前曰在人而已天何預我哉其窮者又將不忍其狷憤變易其操守亦力排而前曰在人而已天何預我哉烏乎以二子之博學溺而為佂文則信其說之駁而不免於世焉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若二子者其怨天者歟

其尤人者歟

險説

或問聖人尚險歟曰尚險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或者曰此非險也言機也託云險耳曰天險不可升天有機而不得升乎地險山川丘陵為地之機乎或者曰險者豈可設歟曰擇土建國非設而何或者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記者傳美之曰兹陋説也丈侯方磨牙與羣虎裂食天下起激之云耳或者曰周公豈不大聖

人與其營洛邑曰使有德者易以昌無德者易以亡顧為非邪曰孰謂周公有是言乎周公之營洛以廣畿地而備制度耳故兼豐鎬以為千里周公欲後世之易以亡則七年渠渠安用制作邪制作所以繼後世也周公不欲後世之速亡也明矣哉或者曰周公昌為不都洛曰是所謂聖人尚險也奚獨周公邪古之為天下者皆推擇其雄山大川之形勝者而為之國故唐虞都蒲或都平陽夏都安邑或在太原商遷於汲又遷相文武在

豐鎬秦漢固關中據上游以制天下兹聖賢之意已故古之能兼天下者常在中國呉之亡也而晉取之陳之亡也而隋取之以劉裕之雄入關破姚秦卒敗而迈尺土不得收古之為國畧可較矣或者曰然則險愈於德與曰非是之為也德者行於已險者外禦之耳中材之君有地有險易以守也今有人蓄百金之篋置之通衢曰吾有德以守之安用室宇垣墻為衆人且知其不可百金之篋然耳況為天下者邪

震說

天雨作其聲肱肱然以遠聞者雷也裂然疾而暴作者震也天之所以為威也物之幽伏頑處强悍而不能自達者是肱肱然不足以鼓其間於是裂然暴作而時一震之天下之人起而懼然畏之曰威也然則非蚤暮習而日見之也非漠然寂寥曠而無之也日有之則玩焉不足以為畏也無之則怠焉不足以為畏也其與古之震天下者合歟夫忞忞之政潰潰之俗其久憒而久眊

也不裂其耳目而一震之則不肅唐堯之老天下事有倦而不起者舜作而震於崇山震於三危震於羽山震於幽州當舜之時合震者四天下憪然畏之曰舜威也紂之不道諸侯肆行文王作而震之震於密震於崇震於昆夷當文王之時合震者三天下憪然畏之曰文王威也孔子斥而季氏僭魯有不震者焉望之殺而恭顯進漢有不震者焉後之世不震者相躡矣如欲作而震之則莫如法舜與文王使天下𧽚然而改聽矍然而改

眎一開耳目之弊然后王威尊而號令行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其舜與文王之謂歟

虎說

安陸故多虎或躍而入郛里民設穽以逐之虎避去入山民即山復為穽虎遂窮而遠遁今亡虎矣天之生物與人迭為盛衰天下平治之久生齒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異時漢溪多魚矣不售則反棄諸河今財充釜而已是川澤不足以勝網罟異時南山多薪矣凡民得樵

馬今相鬬於叢薄間是山林不足以勝斧斤異時夢澤多稻矣鄰里不相求今持劵而往無所貸矣是田疇不足以勝食故古之聖人於物也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獺祭而魚梁入隼擊而罻羅用故物與人相資而不相竭後世亡法故物與人迭盛而迭衰自唐末五代兵滿四海生靈苟活於白刃間廬聚不見爨烟是時山林川澤得以休息而物大出為暴若海潮之溢於是魚蟲鳥獸羣行而奪民之居虎豹厭食若人矣是非盛衰相勝而

有時哉善持之者不欲其有所勝而有所害若安陸之虎既窮而不得自託於山野民既巳勝矣然亡使其復躍入郭則甚善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鄖溪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吴殿英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晉

謄録監生臣任溥

鄖溪集卷十八

宋 鄭獬 撰

解

四凶解

堯果不能去四凶乎非不能也以有舜也堯之大憂在不得舜既已得舜則天下之事舉矣善人者將自進而惡人者將自誅亦何必堯親去之也於時堯老矣已老且倦則萬幾之大必有瘝而不啟者迺咨嗟衆臣將求

天下聖人而禪以天下之大位以持其衆而不起者乃得舜舜既攝治而四凶之惡適以暴發由是一取而鋤去之則四凶之去固在舜不在堯理然也必責堯之不能去四凶猶之責舜不堙水也堯之不去四凶以有舜也惡之未肆也而無舜則堯自去之矣舜不堙水以有禹也如無禹則舜自堙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在堯也聖人初作欲揭天下之大法必有首誅焉使天下慴然骨次而心𧗿則其鼓號令不須力而天下可

服也周公相周則以管蔡為首誅而天下不為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作魯司寇以少正卯為首誅而魯不為孔子服者無有也則舜之於四凶豈獨異周公孔子哉一誅惡而天下定聖人之機用深矣故曰堯之大憂在不得舜如得舜則天下之事皆舉善人者皆進而惡人者皆誅安在乎堯親去之也或曰有說者謂堯不自誅之而俾舜誅者堯權也堯將禪舜恐天下尚未服故豢而遺諸舜誅之用以威天下之未服者也曰奚有是耶

是逆詐於聖人也使繼堯者有不能則或遺之以樹威令舜已能繼矣又畧席此為權耶借堯已自誅四凶舜乃即位天下果有未服者亦自能起而誅之矣未服者誅則天下亦自服舜矣舜之攝治三十年未聞有不服者也說者果有是是不以聖人期舜也

辯

黃叔度辯

黃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信乎

其廣且深乎則水若倍千頃而集漫然就圮矣奚睹其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耶曰然則稱之曰山川之高深歟日月之光明與天地之高厚與若是者則可以極叔度之器乎曰否舉山川日月天地而為之擬則信美矣然猶涉乎器也必欲極其論則曷若拂其器而處山川日月天地之外乎曰此何也曰此誠也非器之謂也誠也者常虛而亡形山川日月天地器之極也古之以器擬之者蓋有之矣而皆有形之極也猶不若是之

謚者焉今稱叔度曰千頃之波吾為叔度蓋之曰然則於叔度宜何言而後可也曰就林宗之論裁之宜拂其所謂千頃者止曰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豈不盡叔度之道耶

雜著

讀史

酇侯入關即收秦圖籍以業高祖眞王佐也天下既平懲秦之弊用清淨以安海内後世言漢相者稱蕭曹學

者多咎參因循不能格君於王獨以强論格惠帝是不然此器有極也蕭曹之輔於漢可謂亡遺力矣而又責之以王譬之責旒以斵玉豈其任耶如舉以周台繩之則三代以還殆亡完人學者奚不顧覽哉

哀帝捐天下元后屬莽以政于時宗室年德巉然在列矣乃立平帝年甫九歲然則莽之篡心其芽於此乎自三代迄於秦漢世系年月不齊故司馬遷錯綜今古以為十表班固因之純用漢世亦為八篇然其古今人表

吾不知其所作也善惡謬戾不足以傳信又無與於漢
事固苟欲就其為八篇然則削之可也
高后不履外閫横制天下雖平勃之知縮栗不敢發乘
隙際機迺用克定其操術有足以為憚者已及其封植
産禄盤據根穴欲為久固而其亡益速悲夫私愛之溺
人也
禹既為舜用鑿地走水爍九州之土顔黧膚焦足病盭
過廬而不入此豈一息之間忘天下哉固不忍其赤子

無罪而趨溺地不若是禍民之源不塞聖人之得位其急當世之心如此孔子為布衣轍磨天下而不遇既窮且老乃贊易春秋載其道于後世苟能推而用之使天下盡蒙其澤是亦我之功不必身見之也聖人之不得位其待後世之心如此是聖人得不得皆未嘗忘諸民得則急當世恐其治之不至也不得則待後世欲其道之可傳也此非進退之際為公者邪進乎進以禹之志退乎退以孔子之心則庶乎學為聖人者矣

聖賢之人秉天下之公議推仁恕以待物故其樂道人之善光華擬乎日月機智通乎神明措民治國同迹乎伊尹周公者不為過言也公議而已

桀紂虐於民湯武起而誅之至其易世則桀紂之惡亡餘矣漢武鑱功四夷天下耗竭乃尊用賈豎更皮弊筭緡錢專鹽鐵榷酒酤立平準稅舟車凡牟利之源皆自武帝始遂至於後世數百千載尚有以遵用之則其遺毒餘虐乃愈於桀紂桀紂之暴於民吾見其止也漢武

之暴於民吾未見其止也
昔成王聞管蔡流言而疑周公上下相隙豳詩所以隱
憂也昭帝年十四上官飛書用間霍光而能辨其詐卒
以誅讒而光得盡其忠則其君臣之際顯白交固賢於
成王遠矣而光亡學術使昭帝之治不如成周者光之
罪也惜夫

書主父偃傳

主父偃方困於齊梁間故人親戚皆厭棄之及為齊相

乃以五百金謝之曰始我貧賤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令迎者乃至千里與諸君絶矣亡復入偃之室嗚呼羶者螘之所聚也羶盡則去趨富貴惡貧賤此世俗之所同也又奚獨以為怪偃既顯用頗能移人主意故其賓客亦千數此豈盡慷慨服義慕高風而來者也富貴之所趨貧賤之所棄有以異乎哉而偃且謝絶之者豈得以平生所拂欝苟快其一時之志歟何見乎往而未睹其來也其後被誅果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

悲夫

書文中子後

王氏中説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葢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休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貞

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書賈誼傳

屈平竄而死誼詆之曰何必懷此都也又著鵩賦以自開揚子雲亦曰何必湛身哉及誼傅梁懷王王墮馬死誼哭泣亦死子雲迫於莽投之閣此又何也士君子介窮屈憂急之際果難自置與惜誼死之不審所處也至

欲創制度興禮樂厝漢於三代乃曰色尚黄數用五則吾曷知於誼也哉

讀荀孟

孟子之法先王荀子之法後王二子未為偏論也孟子之法先王必法其是者而去其非是者荀子之法後王亦必法其是者而去其非是者俱法其是又何先後之異哉據其時而言則唐虞商周俱欲其民之仁壽俱欲其賢不肖之辨是先王與後王俱可以為法也唐虞以

禪商周以兵唐虞建官百商周數倍之唐虞以質商周極其文禮樂正朔器服名數各不同是先王後王又未可以為法也蓋孟子見當世之戕賊仁義謂古之為仁義者無出于堯舜故其言必以堯舜為法荀子犄其論特為孟子而發也迺有私意矣必格以聖人則無先王無後王惟擇其是者取之云耳孔子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孔子之于正朔與樂則法先王于輅冕則法後王不用虞夏之輅冕則亦不法先王

不用商周之時正朔與舞則亦不法後王又何先後之同乎予以謂二子法雖不同亦必俱法其是者也因牽就之使合于一又折之以孔子之言庸非通乎

南子問

或問孔子曰子見南子欲以行道有諸孔子見南子於聖人何害而謂之欲以行道則末之聞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況孔子乎而一見南子何害謂之欲以行道則末之聞也曰然則子路何

為不說曰子路以衛君與夫人俱為不善固若不可見者也故不說夫聖人者可行則行可止即止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宜子路之不說也夫承天下之重者莫若繼祖宗之社稷宜不可授人而堯舜更相為禪正天下之大義者莫若事君宜不可以有伐而湯武用兵君者不可以廢置也而伊尹放太甲君者不可以假為也而周公攝王此何也聖人之作可行即行可止即止又何害於堯舜湯武伊尹周公哉

故公山弗擾與佛肸畔俱召子子欲往曰吾其為于偽反
東周乎又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聖人之道不容
于中國遂欲之夷狄乎然而禪舜禪禹伐桀紂放太甲
攝王是亦聖人云耳從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夷狄是亦
聖人云耳其心豈少有靡哉詩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
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然則為聖人者則可如欲學
為聖人則不可昔者魯人有學柳下惠者曰柳下惠則
可吾固不可則孟子之不見諸侯譏枉尺以直尋豈非

孟子為孔子之魯人也與

晏子問

或問太史遷稱晏子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何遷之獨嘉晏子也顧遷之所書俱不足忻慕之耶曰否遷有激云耳蓋晏子者嘗解左驂贖越石父以歸又薦其御者為大夫而遷之當武帝時坐李陵事被刑遂廢不用是時朝廷之大臣無有一人如晏子者為之振發之故特憤之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

執鞭所忻慕焉此非過言也痛知己之難逢雖異世而相慕兹所以勤勤而為之言也遷之著書見志不獨晏傳至於序伯夷叔齊屈原傳皆所以寄其悲焉耳班固謂遷之自傷悼猶巷伯之流有是夫

論丙吉問牛喘

丙吉不問鬬死而問喘牛因牛欲知天時説者謂吉知大體人而鬬死政教已可見牛雖不喘吉遂不知寒暑耶借若時過又欲以何術治之魏相有言憂不在匈奴

而在殺人者予謂魏相乃眞知大體矣

記畫

淮陽王監兵有畫十餘軸而吳生之天王最為詭卓絹已塵舊其鬼神羽衞如隱見於濃煙黒霧間不見其筆墨迹自予之閲畫來未嘗見也次王維白衣老跨黄犢之一軸亦奇也立大石一軸李成畫也四幅海棠臨水旁飛花零落水上有二魚逐花者尤有意思又有水鴨紫莧三數軸皆徐熙畫也純淡墨畫竹樹黄雀者雖墨

為之如具五彩云僧貫休畫皆能筆也鈐轄夏宮苑愛翫之以吴生之筆不可少髣髴乃取王維之跨牛老徐熈之水鴨紫苋命畫工模之後出以示予雖神氣風力有不足者然其骨格猶王維徐熈之畫也使畫工自為之則不能予觀之而歎以謂古之為政者可幾於為畫乎古亦有作之者有因之者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者也其國體治具典章文物精醇爛白後世無加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使孔子用於世

必改周公之制而自作之也繇周公而下莫如漢唐猶不能自作之乃模畫前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餘迹而行則其所施設者尚得為善治也哉是猶令畫工之模寫前人之善本而猶足為能使其自作之則亦不為謬工矣始予讀韓退之畫記愛其文尤工謂如禹貢周官然其言趙御史得國本而模之則退之之意無乃亦類于此乎又足以起予因題之為記

題石銜

章子厚大夸石銜之奇而予未之信也及往觀之然後知子厚之精於賞物然石之發露者才其牙角疑其藏伏于下者必益奇聊用卒夫搜之果得石門石壁上下屹屹又非子厚之所稱道者因欲窮治之使至其根踞而後止又將構亭於其上會予易守東秦而不果也孰能繼予之志窮山而作亭予當為文以紀之且以快予之夙懷也熈寧庚戌六月三日翰林侍讀學士户部郎中知青州鄭某題

悔戒

耳目之蔽有所不及動而為悔咎將誰執事變之來必求諸理審之復之有悖則止勿為愛奪勿為惡移猶曰未獲明者謨之往者悔之既已莫追來事方殷如何勿思悔不可數數斯害成令不汝戒汝則小人

紀事

故事命叅知政事及樞密副使宰相封詞頭送當制舍人草詞畢復封送中書遂出誥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五

日予當制是夕中使召入對於内東門别殿命草張方平趙抃除參知政事舊參吳奎出知青州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翌日具狀進詞草方降付中書出誥於時二府無有知者蓋上初攬大權宰相不得預聞故獨召舍人授旨撰詞自本朝以來未有乃自予始也其后兩日上面授以翰林學士

劉丞相生辰辭并序

靈粹之氣湛酣磅礴乎乾坤之元積鬱而后發騰而上

之則爍而為景星霏而為卿雲融而下之則滀而為醴泉霪而為甘露吁而為薰風動之則翔為鳳趨為麟植之則草為芝林為桂輝然而光則為渾金璞玉琅然而聲則為黄鍾大吕其寓於人大則聖次則賢藴為籌謨攄為文章皆其氣之所鍾歟然氣之運流於無間如佐之以江山之怪麗挾之以五行之清淑衆美具幷則偉然廓然所謂必有名於世者矣豫章之域廬陵屏其東駛江沄沄穹山盤盤頖洞開闔靈粹之氣所停蓄當秋

氣高金德剛絜霜肅風厲與江山相透徹如層氷積玉倚疊乎雲霞之表而靈粹之氣鍾是相與混合而一發之則出於其間者當如何也令丞相集賢公得靈粹之氣在豫章之域當季秋九月十八日載誕之辰故其聰明挺特傑才魁德為聖天子相臣宜矣於是日也皇帝有晏賜公卿更䟽問士大夫爭前而拜壽者車闐巷馬塞門冠衣相戛磨而集也獨官於外不得肩佳賔之次以上千百壽輙撰成祝壽辭一篇謹遣詣黄閣之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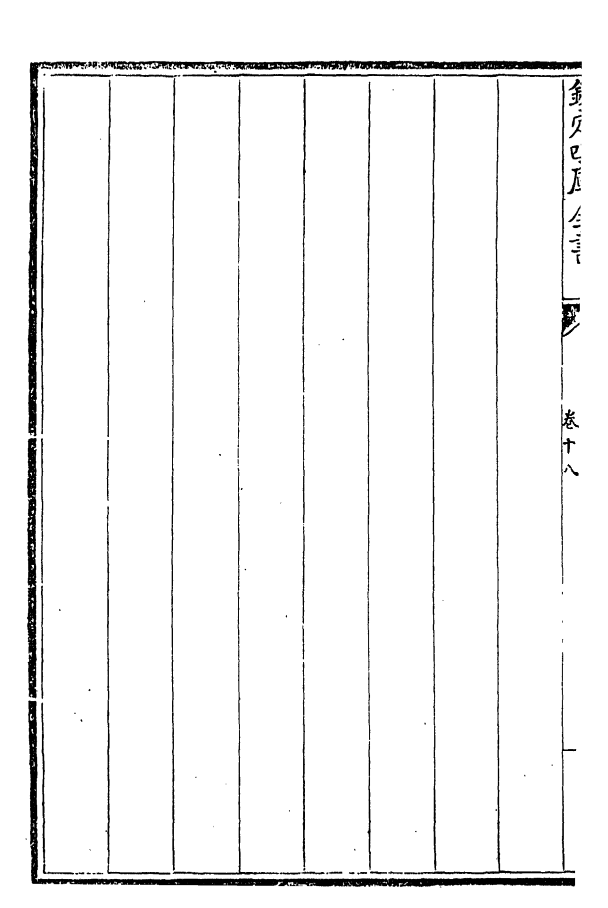
辭曰石可裂松可推不敢為公壽也三台主輔相與天常存願公之壽如其星兮右提鉞左佩印不敢為公富且貴也臯夔作輔相與舜同勲願公富且貴如其人兮

鄭氏世録

鄭氏世居秦以財擅闗中五代末高祖諱保雍行賈於湖湘間至安陸樂其風土遂去秦而居之安陸人喜以為長者之來吾鄉邑也有寓錢數百萬者積十餘年異日客過之乃其子也悉出錢予之封題如故客辭曰先

人殁已久豈有錢留此也强之固不受公施之浮屠氏以明不欺聞者俱賢二人以為難也公有三男子長損之軍事推官次嶼東頭供奉官季某不仕推官少時喜蒱博與客戲盡取其囊金客遂大困它日遇之則丐者也公惻然大悔立償其金于是終身不為戲故鄭氏世以行義聞于荆楚間供奉有才武姿貌偉然將兵秦隴間以二十騎徑至敵中奪其一障推官有子敏中既亡而絕其季亦亡嗣獨供奉二子長建中贈屯田員外郎

次亦亡聞屯田舉進士喜賓客四方之來遊者傾所有以濟之星歷地理陰陽數術無不通覽供奉既沒而卜葬曰吾其有後乎遂生侍郎鄭氏自高祖以來既以財顯而俱好施里閭故客有于今歲時祭于其家者曰無忘鄭氏也



欽定四庫全書

鄖溪集卷十九

宋 鄭獬 撰

祝文

華州西嶽等處祈雨祝文

陽氣憤盈土已冒橛膏澤弗濡宿麥將槁丁夫倚耒一墢不起眇視雲漢心焉如焚玆民無辜將罹艱食惟神聰直綏佑一方爰修奠祝祗祓以祈恭冀明靈俯歆精意霈之甘液沾漬農疇嘉種亟活堅好成就以時潔祀

敢忘美報

五嶽四瀆四海等處祈雪祝文

背歷冬辰延涉春序凍閉不容華霰未零永念災符如薄深谷恭禮端祝遥訴上靈庻冀飛霙沛沾庶壤馳精延首日竚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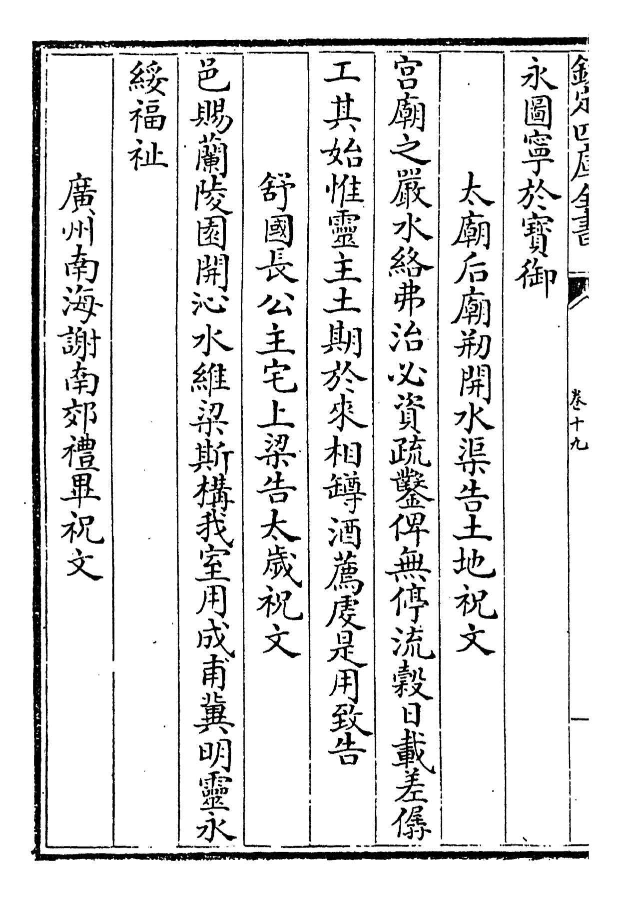
諸廟謝晴文

夫民報神以力而神食民以功惟刺史職在守土仰思所以事於神而俯思所以庇於民故旱乾水溢罔不究

懷比屬霖雨將以害稼而不遑寧居是用遍祈於境内之神神饗其衷既貺之日雲陰解駁天地澄霽歲穀告登室家胥慶既得以寬吏之責而敢不答神之貺神其照鑒以享厥誠尚饗

景靈宫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興工告土地祝文

聖考登真萬靈號慕增琳宫而嚴奉期雲馭以來遊穀日是諏庶工經始式修潔薦昭叩時靈庶孚錫於厖禧



永圖寧於寶御

太廟后廟𠛬開水渠告土地祝文

宮廟之嚴水絡弗治必資疏鑿俾無停流𣪚日載差僝工其始惟靈主土期於來相罇酒薦虔是用致告

舒國長公主宅上梁告太歲祝文

邑賜蘭陵園開沁水維梁斯構我室用成甫冀明靈永綏福祉

廣州南海謝南郊禮畢祝文

宗社郊廟鉅典甫成實賴明靈密資孚佑特馳軺使載
欵嚴祠虔薦忱辭用申美報

開撥汴口祭汴口之神河侯之神靈津之神祝
文

巨河之壖決而東注漕舟是賴啓塞維時春氣發陳理
當疏鑿神其綏闕獲此安流

祭文

祭英宗文

噫嘻惟皇高視萬古文類神宗武如太祖龍之初潛錙銖大業既躍而出震駭騰踏其謨淵淵其斷烈烈指揮乾坤掃除六合

祭普寧郡太君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普寧郡太君之靈惟太君育德稟操温惠柔明珪璧之潔蕙蘭之馨婦道母訓咸播淑聲肅然閨閫示以儀刑乃有令子為時名卿盡厥孝養出於天成朝晡視膳莫敢遑寧自天沛澤寵數繁

并疏封命號一時之榮旣享備福又臻遐齡尚宜延永奄忽以傾嗚呼哀哉太君之子廉按百城乃叨屬部實仰威名遽聞斯變内鬱其情翩翩丹旐歸祔先塋聊陳薄奠以侑悲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丞相文沆

昔年拜公光華溢顏體貌騫竦蟜虎桓桓今公之去音容漠然柱天之氣藏於一棺愚自北行先域在陳亦冀見公少奉笑言未克走謁公悶益勤明日出讌曲湖之濱

衆客羅後華裾翠紳鼓簫駭發旆旌錯紛左右夾侍紅
眉緑鬟公既下馬揖我於堂置之右座布席未安孰知
倚伏忽若機翻公疾遽作俄而不還世亦有言朝暮悲
歡公去何速少刻之間嗚呼哀哉陳氏纍纍驚走後先
解衣買酒哭奠公前而况吾徒公恩丘山拊心一慟清
血如瀾性命之際理固不疑感公之分安得無悲飄然
丹旐歸舟何之蒼煙晚日長江之湄不如帆風送公以
歸死生以訣永無見期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太常博士石君文

玉山蟠薄或銳或埡天骨聳擢一峯秀絶盛年登仕亟引歸籍望塞實副孰議孰失世之右豪或者趨之他人藐藐靳顏在眉焦手濡衣君獨勇為報有薄厚天胡自斯芃芃衆草幽蘭易衰逐逐羣連逸足先摧彼兩間者何有何無毫眉鼢齒非鄙即愚印金瑞玉非欺即諛畣之太甚於君何誅嗚呼潛夫其籍姻末鄉連會覯客舟俱西棊弈罇酒笑語永日益親益厚曠懷洞然不有畦畛

平生知心一言而盡事物之變逢原可推夭壽之際曽不逆窺覣纔失一臂遽哭寢門古亦有然今復何言嗚呼潛夫春風如嘻春物如怡我爲故人心焉獨悲臨江洒血君乎何之

祭張郎中文

嗚呼元常碩貌兮魁魁蒼豪兮龎眉衆以爲壽兮迺止於斯一日疾兮慠然以衰高宇濩落兮神將去之衆以爲憂兮果如所期嗚呼哀哉謂之爲壽則爲妄焉謂之

爲憂已而信然豈禍之易驗兮福不可逆料於前嗟嗟元常兮至此以奚言蜀江兮𩙪𩙪蜀山兮聯聯道之遠兮不得棲於故原封之西郭兮何時而還哭奠以送兮去不可攀嗚呼哀哉

祭程中令文

士之處世恨不逢時既壽而貴則又何悲死生之分淹速有期猶旦及暮亦又何疑

行狀

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滄州兼駐泊馬

步軍部署田公行狀

曽祖可範祖守忠父仲宣皇贈光禄少卿本貫亳州鹿
邑縣渦源鄉虞詡里公諱京字簡之其先蓋出於陳氏
陳公子完奔於齊始受地更爲田氏其後遂有齊國列
於諸侯齊既滅其子孫之顯者多出於青冀之間而公
之髙祖乃世居滄州至曽王父又徙於亳之鹿邑烈考
舉明經多與四方賢士大夫遊妣郭氏樂安郡太君公

生十六歲而孤居喪有禮法不飲酒食肉盛寒不衣裘
褐鄉里稱髙之初就鄉人宋炎爲學得王黄州詩和之
一夕成百篇炎見之嘆曰吾子千里足也天聖初登進
士第補蜀州司法參軍還爲祥符縣尉有能名居常自
陋其位下不足以自發乃求試書判拔萃至廷試輙罷
之雖然朝廷駸駸益知其才矣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
鎮秦州請公權節度推官秦爲兵車之衝而公悉力處
之儲芻粟至三百六十餘萬轉運使李紘至秦以爲王

公有賢從事矣會詔近臣舉賢材二公合薦之召對以
嘗誤斷獄徙河中節度推官入大理爲詳斷官再遷秘
書丞知青州千乘縣趙元昊叛夏州天子求可捍邊者
侍讀學士李仲容薦公召赴中書堂試以策畫遂中上
第除通判鎮戎軍從宣徽夏守贇出陜西因見上陳方
畧上甚恱賜五品服遂為經畧判官守贇還闕復參
夏竦軍事初朝廷設六科以羅天下英豪有運籌決勝
之目而獨無應者公以謂夷狄驕於豢養將有倔强而

不制者乃草書數萬言求應是科及就秘閣試而題與
賢良同公曰吾豈來此較記誦耶因罷去及賊寇邊雖
見名使然其謀議卒爲巧說所壞不得究其功及上遣
翰林學士晁宗慤賫詔問攻守之策衆言攻之便公獨
謂賊久蓄謀一朝發之其計利害勝負固已精矣其勢
非有以加勝於我則不止今朝廷息兵四十年將愚卒
惰怯於兵鬬惟望敵内附爲無事賊知其然故其入寇
必聲言納款乘我之懈而來來故必捷殆未可以力破

也衆又言出近塞示之以威彼或畏而可降也公又謂
賊未嘗少挫安肯坐爲降計今驅不習之師置之散地
犯賊鋭鋒此正兵家所忌兵出必敗公爭之不從竟用
衆議聞上已而賊謀知之果遣黄延德叩延州乞降以
竒兵出源渭遂敗大將任福於好水川例降通判廬州
公雖有前議而朝廷莫得聞其後諸公頗有知者遂還
爲開封府推官再遷祠部員外郎保州兵亂以公爲河
北提點刑獄公案視河朔利病畫二十事上之復爲開

封府判官坐囚與吏鬬死出知蔡州連移相邢二州再
爲河北提點刑獄貝州妖賊入府取庫兵爲亂上下倉
卒不知所爲公名吏人爲檄募兵將討之而賊已大熾
自刺史已下皆被執公遂縋城以出於時城外兵有陰
與賊通者燒民居劫財以應賊公逕入一營得兵百餘
乃梟其爲劫者躬至諸營撫過之衆皆不敢動又募得
死士數百人然皆無兵持白挺與賊爭南關敗之殺數
十人乃適去盡督諸營兵出戰馳檄旁郡亦稍稍遣兵

來遂圍其城賊不復敢出矣賊之始為謀欲連河北山東十數郡期以同日俱起會其黨有繫獄者賊懼遂先期而發猶欲斷河橋取北都以自居故屢出兵奪南關而輒為公破走之由此賊勢遂窮於一城中公之三子皆來奔軍中讙譟以報公曰寧知不為賊來乎止之軍門外參訊無詐然后見之公躬率諸軍攻城益急賊乃虜公家屬乘城以示公士卒皆却公即為書射城中曰吾獨知為國耳汝曹欲屠吾家者吾弗顧也叱諸軍益

進羣弩俱發公之家死者四人是日城下兵皆爲公涕下而公意自若也及賊平執政者以公不能預察賊左降監鄆州税先是駐泊都監田斌者亦以不能捕賊待罪兵間及得城從諸將以入以功特遷宫苑副使而公獨被謫御史徐宗况資政殿學士范仲淹俱言公失察賊過輕忠節爲重且有功不宜左遷乃移通判兖州復爲淮南提點刑獄京西轉運再遷兵部員外郎大河壊汴口踰時不能塞而浸及京師勑公專治之中使督視

旁午公乃揵薪實其上流引河入故道汴水遂無害京西舊嘗徙民税之他州民重苦之公一切除去歲不足則調緡錢以增糴之諸郡皆有餘粟滄州河決歲饑民皆流亡詔公以直史館往莅之公請得以便宜治事遂賜金紫至則斥其宿弊躬自儉約燕勞餉遺皆有尺度設科以均其賦役招徠流民爲之給田除租税於是去者皆來日至府請田爲耕比三歲增户萬七千使者上其治狀以爲第一天子下璽書褒焉特遷工部郎中至

和元年除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闗右盜鑄鐵錢甚惡法不能勝公更為大錢肉好精緻偽者莫能雜以一當三盡收其惡錢付鑪官市易以為便特遷兵部郎中復知滄州公之再為治吏民愈愛之每臺使至輙相率遮道乞留惟恐公去公嘗謂敵騎出於廣信安肅定保間者皆畜塘水以遮其來徑獨滄孤居東北隅旁背大海而無尺寸之險以拒寇乃圖其形勢且言首尾捍禦之畧馳奏之嘉祐二年遷諫議大夫明年以疾求便郡

除知潁州仍賜太醫護行未拜命而薨三月二十二日
也享年六十七詔以其第五子君度爲將作監主簿賻
䘏有加焉公爲人慷慨重氣節嘗以功名自任既進矣
輙復困折遭甘陵之變忠節尤顯著而見憎於執政者
久之上益知其故乃賜一子官及爲陝西轉運使宰相
始以除目進上又曰田其忠義之士可便與待制遂除
天章閣待制然終以此顯於天下蓋爲善之効初雖有
以害之其久也則愈遠而愈明終欲掩之而莫能也公

嚴於御家勤於爲政未嘗以燕惰自廢新物未薦輙不食列郡歲時饋遺皆歸之公府薦士五百餘人至於再薦屢薦期用於朝廷而後已其後故多顯者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陽郭京爲友善二人者俱以才氣聞於時而俱困不偶士廉又坐事失官公爲之經營賙恤甚厚然而剛明少合嘗以吏事劾其監軍及公爲滄州監軍乃爲本道按察使者公既罷使者徑至郡鞭其吏卒求公所短而竟不得一毫人益知公清白矣所著文集二

十卷奏議十卷應制集十三卷又習於兵戰歴等雜家之術著天人流衍通儒子十數書術者咸傳受之夫人何氏齊安郡君從公在北河落於賊中語其諸子曰汝父以忠義自守必不顧妻子輩今賊擾攘未可知我婦人至不得已惟有一死耳不幸賊并脅汝以死則田氏無種矣汝亟去就汝父無以我為念也諸子欲更相留夫人固遣之乃留其季子而三子者俱得出而夫人亦免於難六子長曰君陳定州曲陽簿次曰君俞陳州司

戸參軍次君平大理評事登進士第次君卿君彦君度皆守將作監主簿三女長適霍丘縣尉謝規次適進士羅護次㓜將以其年月日葬於陳州之宛丘縣其鄉以齊安祔焉某與君平爲同年生得公之家録條次之謹狀

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何公行狀

公諱中立字公南其先池陽人避五代亂徙居宣城今爲許昌人曾祖某祖某贈都官郎中考某職方員外郎

累贈尚書左丞妣趙氏文安郡太君康氏同安郡太君公即同安出也左丞號爲知人旣生公而喜曰吾有子矣及左丞將終之夕家人以貧爲憂左丞指公曰是兒後二十年禄及家矣至初拜官正以左丞終之日果二十年公與諸兄講學鄉里時工部侍郎狄公領京西漕其子遵度以奇俊自處少所許可而獨與公爲友狄公聞之召公與語曰吾子迺肯與之遊果爲奇也遂以愛女歸之景祐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簽滑州判

官廳公事以親嫌改陳州晏丞相守陳言公文學宜備
館閣再遷殿中丞簽署鄧州及歸遂召試充集賢校理
丁太夫人憂服闋判登聞鼓院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都
理欠憑由司翰林葉公爲三司使言公才不宜在散局
即徙爲度支判官皇祐元年同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
郎知制誥判三班院三班差除皆武人不曉文墨胥吏
輩得以持其可否公皆召之庭下明告之其人當除某
處莫不厭伏而去明堂覃慶三班改官者千餘人公早

暮課督吏人不數日而畢兼判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
先是盜取章獻神御服物久之不獲上督責益急公始
視事有告其人疑爲盜捕之則已嘗疑而置獄笞掠無
狀遣之所司亦言其非公輒不聽窮其獄果爲真盜罷
尹糾察在京刑獄改龍圖閣學士秦鳳路馬步軍都部
署經畧安撫使言事者以公未嘗補郡不可爲一路帥
臣逕徙知慶州公上言臣既不能治秦安能治慶徙使
邊人生心有以輕陛下之守臣也願還故官守汝墳詔

不許公初至慶慶人未見其施設皆相觀聽以爲之高下有富賈夜飲相鬬者邏者得之迺用賂遂歸罪於他民公察之知其情按具服以謂並邊豪猾侵夜不禁復能行賂以自免不痛繩之後必生姦皆抵以峻法由是人大驚伏以爲不可欺軍士有言急者公訊之迺告其隊長受賂爾公曰隊長誠受賂爾迺敢言之是下常得以持上不可以爲軍即杖其背流之嶺南餘一切不問公之爲治多類此約而不繁易而可行事無鉅細必先

破其根節而使衆理自析故不甚力而政成慶人皆宜之在鎮二年入判太常寺銀臺司秘閣遷刑部郎中嘉祐元年以樞密直學士知許州公以許爲故鄉多故人親戚不願爲之守改知陳州先是邊臣罷歸多得中朝要官獨公外補遂以爲例公至陳而大水瀦於城下居人皆恐有卒醉呼於市曰水來公即命擒之斬以徇衆遂安是歲移杭州明年七月二十四日卒於杭公署享年五十四公外踈闊而内精密果於決事尚廉節家未

嘗畜財鄰州歲時問遺皆歸之公府然而喜酒尤能劇飲雖爲顯官與故人飲酒戲笑如布衣時公於慶陽有美政慶人畫像立生祠及聞薨皆相哭於祠下每至七日則又爲公設浮屠齋盡百日迺止其見思如此夫人狄氏安樂郡君即侍郎棐之女也男十一人景元景先太常寺太祝景初景嵩將作監主簿景閶祕書省正字景僦以公遺命官其二弟今未仕景甫景倩亦正字景龍景安景輿皆蚤卒謹錄如右謹狀

先公行實

公字武仲其祖妣傅氏妣王氏楊氏天水縣太君劉氏河間縣太君公河間之出也鄭氏富於財公專於爲學不計生事家之所蓄或爲親舊攜負而去絶口不問由是貲益衰初爲明經人或易之公怫然曰進士顧難哉即舉進士遂登天聖八年第主安州應城簿越州司法參軍改大理寺丞殿中丞知婺之蘭溪越之餘姚益之新都貧不能行求監楚之北神税湖南安撫王絲薦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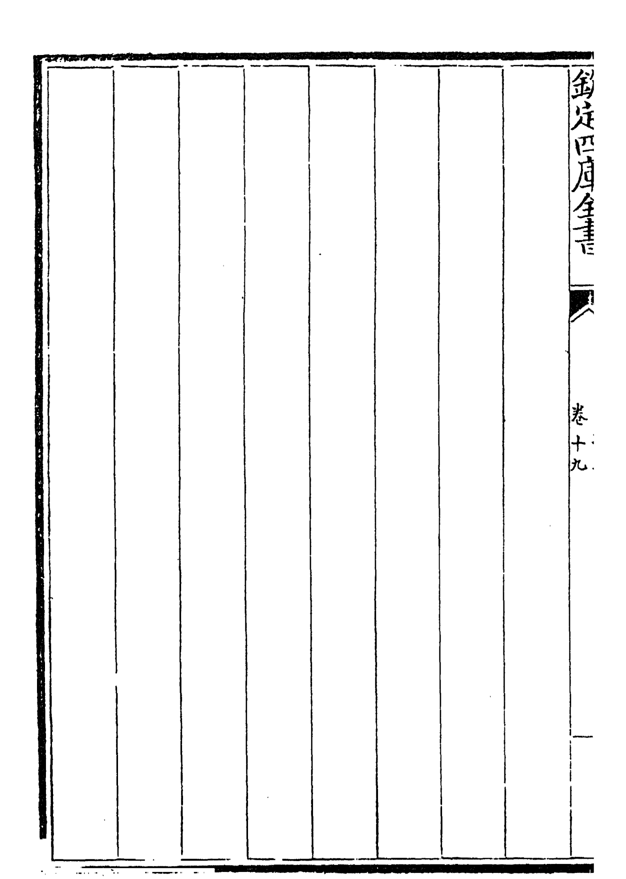
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劉丞相沆鎮潭州以公攝長沙長沙民最喜訟號難治公處之若無事者轉運使聞其能過之曰願觀公決事公據按辨問訟者皆厭伏頃之而畢轉運大驚郴州宜章民執僞券奪人田吏數獄莫能辨俾公按之視券即曰此僞也縣邑故為義章以太宗舊諱更爲宜章今券用宜章印而置田之歲乃義章時也於是僞者叩頭伏公曰吾不忍自我致汝於死爲推其已没者為首而得減死焉三遷都官員外郎皇祐

初爲審刑詳議官蠻人入邕州龍圖閣直學士孫公沔討之請公行至嶺下後行者多以事避去惟公至邕州軍夜驚幾亂孫公執公手曰平時特以公爲才乃真義士也以勞遷職方員外郎入權大理寺少卿殿直曹旦坐獄抵死公曰旦父瑛以戰死宜少貸之仁宗爲之減死於時四方獄疑而不能决者率文致私以可哀憐狀以丐末減公以爲此特州郡不明於法獄亡疑也請覈其本情凡一切出於文致者皆勿用如此則法不失有

罪矣詔以公議著於令潮州民爲後妻所殺其子復殺之郡以疑獄聞有司莫能決或曰繼母如母是殺母也請如律公曰如之者有間矣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氏絶不爲親也與弑焉猶絶之況身履之耶當其推刃之時母名絶矣是有罪者也律捕罪人不拒而殺之法當流衆大服皆以爲不及也其氏死而世絶有母已適他族官將籍其産公以謂不為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是得罪於父者也此非有罪者不可以絶請以産歸

母氏或者爲不然異日得故案其所斷正與公同或者乃慚服其引比倫類如此者絶多有司皆記其事相傳以為法遷祠部郎中嘉祐元年五月壬午卒於官壽五十有六觀書無不記覽爲詩清麗峭絶有唐人風格又善於牋尺諸公多請爲之具草細字謹密自可以喜也雖精於刑名其爲論嘗據經引義不爲世俗吏苛撓專以文法故其全活者數百人然齟齬不得志所居職多不過期月輒罷去常往來留滯於江湖閒者甚久故其

所有不得盡見於行事云



鄖溪集卷二十

宋 鄭獬 撰

墓誌銘

南康郡王墓誌銘

太祖皇帝有八子諱德昭者為越懿王越懿王生冀康孝王惟吉康孝王生守節為丹陽郡僖穆王王即僖穆之子諱世永字文億母安定郡太夫人楊氏任城郡夫人魏氏王初補右侍禁年十歲入謝章聖皇帝帝撫其

背曰若亦誦書乎曰誦孝經經言何事曰忠孝之事也
帝喜賜之珍菓輒不食懷去帝問其故曰欲歸遺所親
耳帝益竒之仁宗為太子初就學資善堂王入侍左右
及即位累遷東宫外作副使改左千牛衛大將軍趙元
昊叛王求對便殿具陳可討狀因請自將兵以行帝壯
之以飛白書世永忠孝及通天犀帶賜之慶歷間封諸
王後遂拜恵州刺史改右屯衛大將軍光州團練使特
封弋陽郡公於時水災有詔求直言王進十策一取士

二禳災三除叛逆四富國五安民六強兵七省胥吏八去濫官九蠲苛政十備邊帝嘉納之至和初為瀛國公又遷登州防禦使嘉祐七年天子祀明堂以藝祖之後殆無顯者特遷隴州防禦使英宗初進蔡州觀察使上即位拜鎮南軍觀察留後熈寧元年二月巳巳薨於邸之正寢享年五十九車駕臨奠優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謚曰修孝詔宣政使内侍押班張若水治葬事三月丁酉殯於京城之北普濟寺娶王氏引進使陵州

團練使贈上將軍克基之女封同安郡君子男十二人
令圖左羽林大將軍壁州團練使令瑤右羽林大將軍
袁州團練使令樞右羽林大將軍道州團練使令倩率
府副率早卒令轂右羽林大將軍萬州團練使令繹右
武衛大將軍渠州刺史令朔右武衛大將軍蘄州刺史
令羽令闕並右千牛衛將軍三人幼卒女六長適東頭
供奉官時觀次適左侍禁吳真卿次適東頭供奉官徐
鎮次適左班殿直馮綱次適左班殿直樊中立一人幼

卒孫男五人子張右武衛大將軍池州刺史子野子赤並千牛衛大將軍子昭右内率副率次未名曾孫女尚幼王孝於事親忠於事國喜經術通文章晝夜自飭厲若布衣生丹陽王有疾王刺背血出寫佛書疾遂平及仁宗不豫王率宗室候起居憂切誠至即詣浮圖灼臂聞者莫不歎服初東平吕造為其宮學官授以經義造既卒追畫其像居常瞻奉之其樂善如此英宗時勸督宗室為學常遣中貴人入宮視之學官姜潛方講周易

疾暴作王於是攝齋升座為之代講聽者竦服中貴人以聞帝深嘆其好學王平生所著甚多歌詩雜文數百篇鈎考經傳為周易大義春秋纂例及諸邸恩華録又能通釋老星歷之學註金剛經祖師授衣圖六氣圖登真秘訣皆藏於家以熙寧二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先王之塋次銘曰泐辭刻石永誌弗忘

贈太尉勤惠張公墓誌銘

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集慶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知曹

州張公薨於郡之正寢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黄金百
兩内司賔致奠贈太尉謚曰勤惠明年二月甲申葬於
開封府祥符縣鄧公鄉從先中令之塋次公諱孜開封
祥符人曽祖贈太尉諱恩譿曽祖妣安定郡太夫人陳
氏祖贈太師諱守恩祖妣永安郡太夫人元氏考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隋國公諱景宗妣普寧郡太夫人
蔡氏沛國夫人朱氏而公沛國之子也祥符四年中令
從真宗皇帝幸汾陰奏補三班奉職時年十四繇奉職

凡十有三遷至寧遠軍節度使人以其材選而不爲速也真宗嘗召見而顧謂中令曰此兒異日必勝於爾選爲太子春坊司祗候太子即位擢爲供奉官閤門祗候天聖元年以内殿崇班出爲陳州兵馬都監塞壞堤以止水害城廬得完降璽書褒異之改冀州兵馬都監轉東染院副使供備庫使加連州刺史恩州團練使定州潞州駐泊兵馬鈐轄徙知莫州又知貝州踰月知瀛州兼高陽關駐泊兵馬鈐轄屯兵有龍騎者皆故盜剽猾

不畏法長吏莫能制有隅垣盜婦人一釵者公即取斬之以徇舉軍震慄訖公之去無敢有犯者轉運使張昷之請罷貝冀上關員寮驍捷銀鞍錢章下瀛州公以為此界河司策先鋒北騎叩邊則此輩先登不可絶其常賜朝廷以為然其後獨奏罷保州雲翼銀鞍錢而軍怨不平竟殺其官吏以亂慶歷二年復知貝州於是元昊反西鄙用兵契丹乘我之隙遣使求關南地且將入寇乃用富丞相弼往使而以公為副北人辭甚嫚而公與富

丞相合議卒破其謀復舊盟而還初丞相雖專使亦不得見國書行至闕上公方自貝州往謂丞相曰萬里將命而使者不得見國書則若何致辭可發眎之丞相曰公遂擅發國書耶公曰此公家事何懼即合其璽封而取眎之果有可疑者丞相復馳奏京師易書而後行契丹得書由是有定議超還西上閤門使公固辭以無功不敢竊厚賞仁宗許之然終以公有勞踰數月復授西上閤門使知瀛州六年改單州團練使勾當軍頭引見

司明年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馬步軍副都總管鐵錢更法民間失利惡少輩相聚譁吽叩府府閤門拒之上下恟懼左右曰事倉卒以兵自隨公笑曰是促其為亂耳索馬領數卒往諭以禍福即時散去是日非公并州幾危轉待衛親軍步軍都虞候還濟州防禦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持節桂州虔州觀察使侍衛副都指揮使公為軍嚴而不苛眂其勞逸而均使之至有犯立決而不可奪吏士樂其平而畏法虎翼兵閱習不中

程本部指揮使問狀倨立不肯置對是夕十餘輩大譟
趨指揮使將害之公擒獲即斷手斬於軍中然後以聞
朝廷稱美以為有將帥之風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馬軍副都指揮使自仁宗為太子時已知公忠厚可屬
以事及奉詔走北庭驟成奇功撫民馭兵所在稱治於
是天子深倚重之會狂人遮公馬首出妄言事下有司
訊鞫實病心證逮明白而言事者用此汙詆不已公亦
抗章願罷宿衛言於上曰臣首尾出入陛下盡知而惡

臣者以疑似中臣臣不去則不解廼以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及辭仁宗諭之曰言者至欲殺卿朕不疑卿卿亦不當自疑也公俯伏流涕稱謝嘉祐二年移知陳州踰歲知河中府騎兵缺帥朝廷以為莫如公者復名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加淮康軍節度使公五拜章懇辭不得已就職言者猶指前事牽孿及宰相天子為之斥言者公惶恐連請補外天子顧不可留加賜檢校司空知曹州公再用再以毀去益為畏

謹至所賜公帑不敢自名一錢最被仁宗知遇每與親舊語及被遇時事則潸然下泣曰主上實知我及聞仁宗崩愈自感悼歲中得疾遂薨享壽六十七公本諱茂實字濟叔避上藩邸名乃更焉為人樂易氣貌甚和而忠勁有智略他人所畏縮而不敢為者公處之從容而可辦故其有所成就則卓然過絕於人尤樂善士往來門下者皆有恩意在陳州南頓令忤轉運使勢且得罪公日一往為請曰與其罪令不若罪長吏竟得解當世稱

爲厚德長者平生踈財俸四十萬卒以其半給親舊未嘗藏蓄爲後日計嘗曰畀時但完一居貯數千卷書以教子孫足矣及公之薨如其言僅得一宅而未完也初娶趙氏天水縣君繼以王氏太原縣君劉氏同安郡夫人有子七人承説右侍禁閤門祗候承誼供奉官並早亡承詰侍禁閤門祗候諷内殿崇班諭諤並供奉官詢侍禁皆恂恂謹厚爲公之良子弟女十三人長適内殿承制馬用舟次適供備庫副使劉昌孫並早亡次適侍

禁杜諫次適殿直吳承祐早亡次適莫州軍事推官朝
復次早亡次適安肅軍判官吳覃次適內殿崇班王正
次適殿直馮維舉二人未行孫十九人偃侍禁任奉職
億佾並殿直侁侍禁偕伉倚傑僅儉佑倜仲伸並未仕
倩修偓並早亡女孫十三人長適河中府司法參軍錢
正卿次適殿直馮補之並早亡餘在室公壯年居邊勇
於立事其所條奏皆攻守形勢兵戰間事予得其遺藁
而讀之可喜也及其被毀書數十上繳繞終不能自解

予讀之又為之感動悲夫銘曰嗚呼張侯有發維果方
其達時孰不在我綢繆東宮匪顓舊恩以材自售恥於
衆犇羌人跳踔冠乘以諽拱手而談折其機牙破壘取
書世聞公勇為國解鬬在公何恐北道載閉涂者行歌
濡血淋甲數功孰多在昔提師以威則克如畜嬌子安
能事敵敢有狂呼截頸掛門諸軍屏息飛鳥不聞天子
所毗爰持我師誰敢妄言以名羣疑再入復逐自公有
辭公心如丹天子識之事為之已猶或殺身均德較義

況於君臣公拜遺詔伏首下涕孤根易揺胡為久世大梁之西鄧公之野刻石幽墟以告來者

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君墓誌銘

太原王宗彦將葬其先大夫號泣於其親戚故人曰孰能哀余者為予紀次先君之遺烈於是南陽張塾為之著其行事已而又號曰孰能哀予者為予銘於先君之墟於是安陸鄭某為之考其世系與其官閥而誌之君世居於濮州之鄄城諱惟恭者為君之曾王父諱紹勍

贈太僕少卿者為君之王父太僕有子文震始仕而顯為王客郎中贈刑部侍郎即君之考也君諱仲莊字師禮為人醇厚而謹不為刻厲詭激以釣世譽於其父憂三年食蔬為會稽尉歲凶羣盜伏山谷以術鈎致之無遺擢為義烏令鄰邑有訟不能决者部刺史嘗用君决之訟者皆言其平遂再遷大理寺丞知蘭溪縣民大飢鬻子而食君取粟於富室而飼之旁邑民皆来曰獨吾蘭溪有父母耳其後為大名府司録以緣坐降監江州

鹽酒速褰十年復知定陶縣遂卒於定陶享年六十八君嘗在下邑領縣卒四千治汴渠道經離驛一夫渴飲於河清營俄有營卒出唱曰渴飲者已戮死矣役夫大譟將刦營取之君趨往諭之曰爾何敢草草如此衆皆引去乃縛其唱言者寘之法於時非君幾為亂君初用刑部郎補郊社齋郎七遷至比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初為仙游簿又知下邑縣德陽縣監婺州税妣馬氏扶風縣太君夫人羅氏會稽縣君生子宗彥宗道宗古二女

長適龍泉簿汪湛次適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張埜卜以
嘉祐癸卯十月壬申葬於應天府宋城縣新興之原舉
會稽而祔馬予於君亦婚家也由是為之銘而不辭銘
曰壯而致力滑軸以馳孰為謚侮孰為飢疲羣夫走呼
躍馬止之縮首靡耳孰驚孰疑既老而哀卒困於羸埋
石鑽辭亦維我悲

禮賓使王君墓誌銘

予守荆南府時君為湖北路兵馬都監熟知其為人吏

易而有守謹於持法軍中稱其平本道使者合言澧陽及谿蠻相抵正控其出入道願得王某為之守遂知澧州君既至果以治狀聞澧之所最病者惟谿蠻與澧江谿蠻凡十二族入貢皆賜以券錢酋豪嘗更相侵奪因而殺漢民朝廷為增券以平之君以為蠻性貪驁一起爭則增券畀時復爭則將奈何乃與羣酋約籍其錢入於官至入貢則令主均與之蠻人大喜澧江水溢壞民舍君築長堤十三里明年水暴至賴以無害君既去方

春時君民攜酒餚遊樂其下必相顧徘徊以爲君之惠不可忘也轉運使課湖北守臣以君爲第一罷歸行次會亭以疾終歸柩於京師予往哭弔之其孤哭拜請予銘予曰由南郡而往予知之矣由南郡而前予其録示我踰三月使来速銘乃考次其行事而論著之於是知君之始末可銘者不獨在澧陽也北平軍有羣盜二百餘掩捕無遺跡威州蠻入剽境上君提兵躍馬驅出之斬馘數十朝廷知其名擢同兩浙路提點刑獄君氣貌

柔仁遇人謹厚有禮至其當官行事難易無所擇故其所至為稱職君初以任子為三班借職監損固斗門巡惠民河蔡河穀熟定武監押貝州駐泊累遷供奉官選為閤門祗候邠汾巡檢絳州都監益彭威茂都巡檢監在京商税三遷禮賓副使在兩浙時以累降簽州都監又四遷至禮賓使享年六十四曽祖諱延嗣建雄軍節度副使贈左衛大將軍祖廷節樞密副承使贈太保父元祐趙州刺史贈左神武衛大將軍娶張氏鄭氏贈壽安

縣君李氏三子允則左侍禁餘先亡五女左侍禁高承吉供奉官髙遵道文思副使蔚世長比部員外郎趙昌齡皇兄左驍騎大將軍茂州刺史仲誘皆其婿也孫惟慎殿侍三班差使惟孫惟良未仕熈寧二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某縣某原君諱知和字遠夫開封人銘曰生也知其才殁也誌其墓維金土之合歲完所寢而乃去渾渾汴流西北絶漫漫幽宫存其處

右侍禁贈工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君諱某祖有功名在國史官至禮部侍郎贈太子太傅始從於開封之浚儀父諱扶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君少時有奇操不肯從蔭補欲以辭學自奮於一時及舉進士輒黜於有司久之陳文惠公言君功臣之家有行誼不宜使終身為布衣乃補三班借職君辭不就親舊更相謂曰家世落寞如此尚擇禄耶乃受命初監秀州海鹽廣陳酒稅又監南京都商稅留守張文節見君步趨淹緩異之曰王使者豈儒者耶名與語驚曰公乃太

傳公之孫耶吾固欲見子矣繇是竒待之置其所為文於座右士大夫来即出以誇示之及文節為宰相且欲用君未及而文節甍君遂不獲用於世雖然君不屑官所至懇心涖職為端州兵馬監押攝郡事踰年民愛之及罷官相與泣涕遮道不得去京東大蝗詔發民塞河君為青州壽張縣以書抵安撫使陳恭公言民飢欲死又調以塞河且將迫而為盜則奈何請以諸埽兵夫代之朝廷為之罷役京東民驩呼連繞數千里不絕君之

居下位所為猶如此使之居上位盡其材宜有以異於人者馮君為人樂愷而通達家無私蓄喜與豪偉之士游在南都與濟陽石延年曼卿太原王洙原叔南陽張亢退夫會稽顔公實相從於尊酒間甚相樂其從諸公蹑跡於貴仕曼卿雖潦倒猶一登文館而君最為連蹇不過仕至左侍禁監通州利和鹽場以卒既卒之三十二年其子廣淵為兵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京東轉運使廣臨為左騏驥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廣廉為太常博

士河北都轉運司勾當公事連名贈君至工部侍郎遂舉君之喪葬於鄭州新鄭縣臨洧鄉賈村從先塋之次不享於其身而享於其後信矣夫初娶朱氏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台符之女追封大名縣太君繼室許氏水部郎中元弼之女封長安縣太君男七人廣延廣臣未仕二人早卒女四人長適進士林充國早卒次適著作佐郎董詵次復適充國亦卒次適汲縣令高復孫五人得與鄭州司戶參軍得君為進士承三班差使得凝郊社

齋郎得象未仕孫女五人長適右班殿直孟在餘尚幼曾孫二人其葬在熙寧二年八月某日銘曰履之修厲乎已難其逢天所俾孰為亡惟有子鄭之原洧之水固無窮利於此

戶部侍郎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公姬姓秦奪之地遷於南陽彭城譙汝南古之傑德鉅人多出於汝南後又徙渤海公之祖乃居青州遂為青之益都人曾祖諱仁貴世亂自匿不仕祖諱子元傳

戴氏禮中其科為涇州司法參軍雍熈間胡騎剽州與
田夫人俱歿忠義明白詔贈大理寺丞夫人仙遊縣君
官其子圭某官是為公之考也仕至太子中舍累贈兵
部尚書夫人李氏常山郡太君公諱沆字子真天聖二
年擢進士科主萊州膠水簿又主密州諸城簿遷鎮寧
軍節度推官知濱州渤海縣薦者言其才名為著作佐
郎公渾厚有氣節勤而敏於事初補膠州治文案穿陷
根節已若宿吏邑令老疲不任事公除引之使就繩墨

而未嘗暴辭氣人以為難其去渤海也民叩轉運使乞
留天子聞之即詔還渤海公曰親老矣盍歸養故鄉乎
辭不行監青州稅連以憂去職服除知秀州嘉興縣兵
詠西羌擢同知鳳翔府再遷太常博士諸道初建轉運
判官以察不法公首得之賀者踵門公方辭以親未葬
遂知沂州歸葬於青已窆而召命至入開封府為推官
累奏事進退羣辯仁宗大異之及溪蠻出為盜兵拏而
不復解求可以治蠻者近臣以公聞上大喜曰朕已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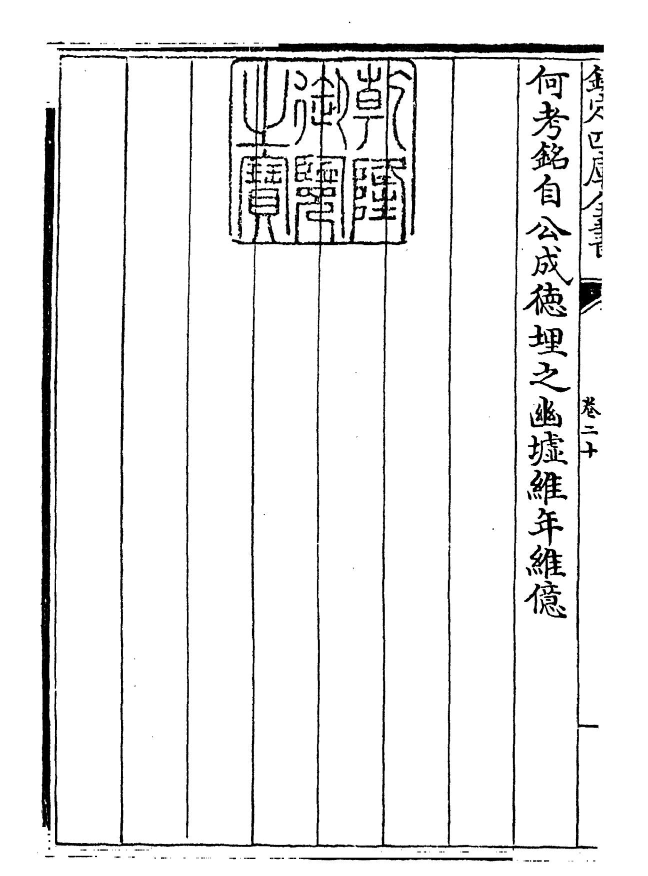
之矣必能辨吾事擢刑部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馳至徼下蒐講賊計以謂傜人伏於窮山荒林絶險之間持盾出鬭僄如羣鳥之躍此兵雖壯大被鎧挾矛而刓鈍不可支故屢奔折不救此未易倒穴而誅獨可鉤致之耳乃募土豪鐫諭之繇是盤唐之族四百餘人携持而出伏於旗下餘黨悉解散適去賊遂平湖湘間方恃公而名為度支判官議者謂奪之非宜復以直史館知潭州吏民相傳告讙呌以喜公即舊政益為久完策分

屯衛士諸檔增置武吏以邏賊出入戍兵被瘴病十七八多物故乃請以歲更士愈感奮為用居二年南方益堅固乃除河東路轉運使入為度支副使南越儸儂賊戕燬俾公為西路安撫使詔非賊所經歷不須行公謂不可使遠民不徧知天子意遂行不顧所至宣布德澤荒障茅草之鄉皆被天子涵毓之恩還為龍圖閣待制改直學士河東河北都轉運使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入判三班院銀臺司太常寺兼禮儀事契丹遣使

來獻於時仁宗已厭世北人欲置幣於上前公遽以義折之北人辭沮卒授幣有司朝廷偉之以樞密直學士真定路安撫使知成德軍累遷工部侍郎以疾願解成德印遂以户部侍郎致仕歸於青鄉里故人來謁必扶力具尊酒相勞道生平甚樂疾甚家人進藥揮去之遂不復名醫治平四年八月甲子終於正寢年六十九夫人王氏繼室劉氏彭城郡君子莘守將作監主簿早卒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女適秘書丞滎安道次適

滁州來安令江懋簡卒以其年十月甲子葬於盂都縣永固鄉東鄧村祔先尚書之塋次文集二十一卷奏議十五卷其為治清簡不張䂐角議政必先屬官有未盡乃出己意𨣧問蹂至極當而後行之然嫉惡專斷則無所屈猾盜囊槖薰搜之無遺種淫祠怪神一切撤去學為浮屠而籍不應法者悉放為農焉嘉興于今三十年或問父老令孰賢必以公對在湖湘時詔以閑田為官吏食租受田者皆不如詔自嶺以南皆被劾得罪罷去

公移文屬部應受田者悉還之湖南一道獨不掛吏議當時稱其長者其施設鉅細緩急各中文理如此自結髮至引年而歸操履醇潔老益不懈其可銘也哉銘曰周自豐鎬后稷之孫赦還罷狐虒爵於秦漢嗣王公維號之存法曹孝廉俱出汝墳毀家見忠廷尉維仁維公自奮纍然布衣遂以仕顯白髮儀儀出入完潔曾莫我疵苟有可誅公發不疑度可掩覆孰能公窺長於治人古稱吏師湘南之功湘人歌之病知所止引車以歸于



何考銘自公成德埋之幽墟維年維億